

小歌劇

金銀花

徐慎著



小 歌 劇

金 銀 花

徐 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3



群众演唱小丛书 金 銀 花 著作者 徐 懷

出版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196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4,000 册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64 印张：1/2 字数：11,000 纵一书号：T10078·2220 定价：(六) 0.06 元

人 物 金 花 二十岁的姑娘。
銀 花 十九岁的姑娘。
王春絳 二十一岁，下放农村的学生。
胖 嫂 三十余岁，妇女生产队长。
姑娘甲、乙。

时 間 春天。

地 点 某山村。

(钟声当当，四位姑娘荷鋤而上，走圆场；胖嫂在后跟随，她和姑娘之間有一段距离，总是撵不上。)

姑娘甲 (唱)队里钟声当当响，
姑娘乙 (唱)姐妹們收工走慌忙。

- 金 花** (唱)鋤头底下看年成，
銀 花 (唱)描龙绣凤在田野上。
姑娘甲 (唱)田野上，放眼望，
 看我們绣的好图样——
姑娘乙 (唱)东地織成阡陌隴，
 西地編的經緯行。
金 花 (唱)阡陌隴，經緯行，
 巧姑娘绣出好春光！
銀 花 (唱)杜鵑紅似火，
 桃李斗芬芳。
金 花 (唱)柳絲拂河面，
 布谷声声唱——
众姑娘 (合唱)唱的是人勤春早馬蹄忙。
胖 娘 姑娘們！ 等等我， 等等我！
金 花 不等，偏不等！
銀 花 誰叫你走路慢腾腾的，能踩死螞蟻！
胖 娘 哟， 撞的我出一身汗， 还說我踩死螞
 蟻。 好吧， 你們走吧！ 这个好消息我
 就不告訴你們啦！

众姑娘 (好奇地)咦，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

胖 嫂 (赶到跟前)走吧，你们走吧！不是不等我吗？又站着干什么呢？

(姑娘们嘻嘻地笑起来。)

金 花 胖嫂，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呀？

金 花 对，快告诉你们吧！

胖 嫂 你们这些妮子呀，真是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。好，就告诉你们吧！

(唱)刚才支书对我讲：

有一个高中学生王春峰，
他爸爸工作调动到公社，
他到咱队里把社员当。

王春峰，真漂亮：

偏分头，学生装，

眼睛大而明，

脸蛋红又亮。

姑娘们，要提防，

可不要一见面儿就迷上。

(这一番话可把姑娘们惹恼了，她们的

拳头象雨点似地紛紛落在胖嫂的背上。

姑娘甲 (唱) 胖嫂說話欠思量，
 真是隔門縫看扁俺姑娘。

姑娘乙 (唱) 公社姑娘心胸广，
 能文能武样样强。

姑娘甲 (唱) 会迷在劳动上，

姑娘乙 (唱) 会迷在书本上，

姑娘甲 (唱) 会迷在生产試驗上，
 迷不到小伙子的身儿上。

金 花 咱胖嫂呀，真爱扩大事实。騙別人可以，騙我可不行。我已碰见过这人，今天他来咱村不知大队部在哪儿，还是我領的路，我瞧得最清。他一点也不惹人喜欢，說句老实話吧，我倒觉得他怪討厭……

众姑娘 (异口同声地)討厭？金花姐，他怎样的討厭？

金 花 是討厭!

(唱)王春絳和我一块进东庄，
刚进村就掏出手绢捂鼻子；
捂住鼻子还不算，
又拿出口罩戴嘴上。
假干净——屎壳螂！
好象咱农村挺肮脏。

銀 花 (唱)金花姐說話理不当，

戴口罩人家是把卫生讲，
这是一个好习惯，
你少见多怪瞎嚷嚷！

金 花 (唱)讲究卫生当然好，

可也得入乡要随乡。
咱这儿青山綠水似錦綉，
鳥語声喧花儿香，
他来不作深呼吸，
为什么反把嘴捂上？
銀花妹，你讲讲，
他这是一种啥习惯？

銀 花 (語塞地)这……

胖 嫂 好啊! 銀花妹, 還沒見面就想包庇他哩!

众姑娘 (起哄)是呀, 八字還沒有一撇, 可就和我們有二心啦!

銀 花 (严肃而坦然地)誰包庇他? 鬼包庇他! 包庇不包庇——以后看吧!

胖 嫂 好啦, 好啦! 和你說着玩哩! 看, 这妮子, 多不使玩。

姑娘甲 是呀, 这个人也真“裝洋”, 到农村还戴着口罩。单凭这一点, 我就看透他啦!

(唱)王春絳, 王春絳,

洋学生儿下了乡,

細皮肉又撇,

滿嘴学生腔;

四肢定不動,

五谷難辨样,

扭也不会扭,

扛也不能扛;

斯斯文文有何用?
光知道三天两头作文章。

姑娘乙 (唱)作文章，作文章，
作的是瞎詩歪文章，
蓑衣草当成秧苗颂，
把韭菜认作麦苗唱，
看见蛤蟆会吓破胆，
还写成深山遇险好紧张!

姑娘甲 他呀，說不定是为了赶“时髦”才到农
村来的吧!
(唱)那种人，热情好象麦秸火，
虎头蛇尾不久长。
若是遇见啥困难，
行李一卷逃兵当!

金 花 要是这样，我明天一定要治治他，
看他到底是“英雄”，还是“狗熊”!

银 花 (一跺脚，生气地)金花!
(唱)你们瞎嚷咕，胡乱讲，
信口开河不应当;

隨隨便便侮辱人，
你們的根據在何方？

(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，竟把姑娘們吓呆了。)

姑娘甲 嘟——！

姑娘乙 哟——！

胖 娘 (仍开玩笑地) 哟嗨！又包庇起来啦，
还說以后看哩！

金 花 (唱) 說不包庇又包庇，

胖 娘 (唱) 看來一定着了迷。

姑娘甲 (唱) 大姑娘袒护陌生汉，

姑娘乙 (唱) 你說稀奇不稀奇……

众姑娘 (活跃起来，用手指划着脸蛋) 銀花妹！
你不是一见面——而是沒见面就迷上
啦！ 哈哈哈……

銀 花 (不由激动) 不管怎样說， 我就是不准
你們侮辱人家！ 不准侮辱人家！(嘴一
撅，小辫一甩，噔噔噔，径自跑下)

众姑娘 瞧！ 憤了，憤了！ 哈哈哈……

〔大家追逐而下。

〔暗轉。

〔音乐声起，传来隐隐的牛叫和依稀的
鸡啼，已是第二天早晨。王春峰上。

王春峰 (唱)金鸡三唱天色亮，
东方升起紅太阳，
紅太阳，共产党，
党的号召放金光，
支援农业搞生产，
我和爸爸下了乡。
昨天来到生产队，
今天正式把社員当。
昨天着凉得感冒，
今日病情一扫光。
布谷声声催人紧，
匆匆忙忙找队长。

〔胖嫂上。她边走边向后台招呼着。

胖 嫂 队长，请放心！俺们妇女队上午保証
把塘泥挑完，把牛栏出淨！

- 王春緣** 胖嫂！你早啊！
- 胖 嫂** (回头)哟，我当是誰哩，原来是小王。
咋样？昨天夜里那麦秸鋪一定比城里的
鋼絲床睡着还軟和、还舒服吧？
- 王春緣** (腼腆地)嘻嘻，胖嫂真爱取笑。說正
經的，你见队长沒有？
- 胖 嫂** 我俩刚分手。他交代我啦！說你大远
大远的来啦，先休息一天吧！
- 王春緣** 不！我是来劳动鍛炼的，不是来休息
的。
- 胖 嫂** 不出三天还是客呀！
- 王春緣** 什么客！临来时，爸爸再三交代，叫我
坚决克服“作客思想”。
- 胖 嫂** 哟！你可真会說。可是呀！
(唱)今日偏偏不奏巧，
男劳力出动去撒秧，
这个活儿要技术，
你还是个大外行，
干也干不好，

帮也难帮忙，
干脆到我們妇女队，
芦花桥头去挖塘。

王春緹 (一楞)到妇女队?……

胖 媳 (唱)別小看我們妇女队，
队里都是好姑娘，
金花姐，銀花妹，
金銀花开十里香。
人人都是穆桂英，
你单枪匹馬要提防!

王春緹 (旁唱)說提防，道提防，
一語吓住了王春緹，
小伙子們对姑娘，
尊重客气又大方；
姑娘們对待小伙子，
光想摆布出“洋相”；
姑娘比起小伙子，
可真有一副“坏”心肠。
我若是来到姑娘群，

真叫人心里憋得慌：
說不能大声說，
唱不能大声唱，
睜眼閉眼得注意，
休息時孤孤零零閃一旁。
這真是啞巴吃黃連——
有苦無法講。

胖 婆 (唱)你咋不說來咋不講？

低头沉思為哪桩？
你不說俺也猜着了，
喲！小伙子害怕大姑娘。
亏你是个高中生，
腦子里咋還有封建思想？

別发楞了，走吧！

(胖婆和王春絳下。金花、銀花和眾姑娘肩挑竹籃，手持工具，舞踏上。

姑娘甲 (唱)三月清明好風光，

姑娘乙 (唱)桃紅柳綠菜花黃，

金 花 (唱)錦上添花春更濃，

鐵花 (唱)支援农业的大軍下了乡。

金花 (唱)下了乡，下了乡，
咱村来个王春絳，
城里生，城里长，
学生架子沒退光，
今天来到咱队里，
先給他几棍杀威棒!

鐵花 (唱)下了乡，下了乡，
咱村来个王春絳，
城里生，城里长，
人家自幼念学堂，
劳动定然不习惯，
关心照顧理应当。

金花 (唱)真金不怕火来炼，
是真是假看端詳，
一根草绳扔在地，
先試試这小子有无大胆量!

众姑娘 (指手划脚地)瞧，来了，来了!
〔姑娘們閃在一旁。胖嫂同王春絳

上。

胖 嫂 (唱)田野滾綠波，

王春絳 (唱)姑娘挖塘忙；

胖 嫂 (唱)春风拂动花布衫，

王春絳 (唱)象朵朵彩云飘天上；

胖 嫂 (唱)匆匆忙忙往前走，

王春絳 (唱)霎时来到小桥旁。

胖 嫂 过独木桥啦，小心一点！

(王春絳在先，胖嫂在后作过桥状。)

金 花 (大声地)蛇，蛇！踩住尾巴了！

王春絳 (一惊，退了两步)啊！(恰好踩了胖嫂的脚)

胖 嫂 (作踮起脚尖，半蹲姿势)哎哟！好痛！
你正走哩，退后做啥？

王春絳 蛇！……(余惊未平地)

金 花 (大声地)诳你哩，书呆子！

胖 嫂 (把草绳捡起)天呀！这哪里是蛇，不
明明是一根稻草绳哪！你呀，听风是
雨！要不是我在后边保驾，可真要掉